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

包龙图判百家公案

〔明〕安遇时 編集

英烈传

〔明〕无名氏 撰

中国
古代

禁毁小说文库

〔明〕无名氏 撰
徐明 校点
英烈传

〔明〕安遇时 編集
张亚男 校点
包龙图判百家公案

包龙图判百家公案

〔明〕安遇时 編集
张亚男 校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烈传/(明)无名氏撰;黄道京编. -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0

(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)

ISBN7-80605-896-6

本书与下列一种单书合订:包龙图判百家公案/(明)安遇时編集

I. 英… II. ①无…②黄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
IV. 1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1416 号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 (第三辑)

英烈传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

陈华昌 黄道京 主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3.75 印张 5 插页 516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

ISBN 7-80605-896-6/I·775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710072)

卷之一

国史本传

包拯字希仁，庐州合肥人。天圣五年进士及第，授大理评事，知建昌县。父母春秋高，辞不赴，得监和州税。和与庐虽邻郡，而其亲不欲去乡里，遂解官归养。后数年，亲继亡，墓下终丧，犹不思去。里人数劝勉之，出知扬州天长县。有诉盗割牛舌者，拯使归屠其牛，鬻之。既而有告私杀牛者，拯曰：“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？”盗者惊服。徙知端州，权御史中丞。王拱辰荐为监察御史里行。未几，改监察御史。建言：“国家取士用人不得实，岁赂戎狄，非御戎之策。”又欲重门下封驳之制，及废赃吏，重选守宰，行考试补荫子弟之法。初，诸道转运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。又疏言：“今日奏劾官吏文案，数倍于前，皆摺摭细故。吏有不自安者。”于是为罢按察使。使契丹，至神水馆，前使者过，数遇凶怪，如有物击之仆地，拯径入居之。戒从者：“虽有怪，无得言。”至旦，亦无所恐。及还，

虏人令典客谓曰：“雄州新开便门，乃欲诱结叛人，以刺候疆事乎？”拯毅然曰：“欲知此事，自有正门，何必便门也？此岂尝问涿州开门邪？”虏折，不复言。为三司户部判官，赐五品服，出为京东转运使，改工部员外郎，直集贤院，徙陕西。诏入见。既行数日，会他路监司有对自求改章服者，上不悦。国传宣曰：“包拯任陕西，未尝自言也。可赉赐之。”次华阴，换三品服。又徙河北转运使，入为三司户部副使。奏罢秦陇所科斜谷务造船材木，契丹聚兵近塞，边郡稍进警。诏令近臣，条对御边之策。拯对西北形势，山川扼塞，及所以先事选练，稍储之术甚备。遂命往河北调度军食。言牧马占邢、洺、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，漳河沃壤，民不得耕，请悉以赋民。从之。又往解州经度盐法，请一切通商为便。皇祐二年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，数论斥大臣，请罢一切内降。奉诏除天下逋次三千二百余万。尝写唐、魏、郑公三疏上之，请置天之座右。及别七条事，大指明慎听纳，辨别朋党，爱惜人材，不主先入之说，荡去疑法，条责臣下牵录微过，其论甚美。四年，除龙图阁直学士，复为河北转运使。前此尝建议当无事时，徙兵内地。不报。至是，复请罢河北屯驻兵，而分之河南兖、郛、瀛、濮、曹、济诸郡，遇警即发之，宜无后期不及之患。徙知瀛州，悉除一路吏民所负回易公使钱十余万。仍奏诸州如瀛州，悉禁公使钱，毋得回易。以丧子乞便郡，得知扬州，徙庐州，迁刑部郎中。至和二年，坐失保任，左授兵部员外郎、知池州。明年复其官如故，徙知江宁府，召权知开封府，除右司郎中。拯立朝纲严肃，闻者皆惮之，至于闾里童稚妇女，亦知其名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。旧制凡诉讼不得入门，拯使径造庭下，自道曲直，吏民不敢欺。京师大水，乃

言势家多置园第于惠民河上，岁久堙塞，遂尽毁去。中贵人有侵跨河壖为亭榭者，自言地契若此，验之乃伪增步数，敕奏之。嘉祐三年，除右谏议大夫，权御史中丞，数请立皇嗣，及陈教养宗室之法。又条责诸路监司，御史府得自举属官，谏官、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，两制得至执政私第，减一岁休假日，皆施行之。张方平为三司使，拯攻罢，而除宋祁代之。拯又疏祁前在蜀燕饮过度，累击之不已。祁既罢，而拯遂为三司副使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复疏：“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，不已甚乎。”拯因家居避命者久之，乃出。其在三司，凡诸筦库供上物。旧皆科率外郡，积以困民。拯持为置场和市，民得免其扰。吏负钱帛多縲系，间辄逃去，并械其妻子者，类皆释之。六年，迁给事中，为三司使。数日拜枢密副使，迁礼部侍郎，辞不受。一日暴得疾，归遂卒，年六十四。上幸其第，临直，辄视朝一日。赠礼部尚书，谥孝肃。拯性不苟合，未尝伪色辞以悦人，平生无私书。至于干请，无故人亲党，一皆绝之。居家俭约，衣服、器用、饮食，虽贵如初宦时。少为刘筠所知。尝为奏其族子为筠后，又请还筠家向所没田庐。有奏议十五卷。子诞。

包待制出身源流

诗曰：

世事悠悠自酌量，吟诗对酒日初长。

韩彭功业消磨尽，李杜文章正显扬。

庭下月来花弄影，槛前风过竹生凉。

不如暂把新编玩，公案从头逐一详。

话说包待制判断一百家公案事迹，须先提起一个头脑，后去逐一编成话文，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。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？应云：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，传至真宗皇帝朝代，海不扬波，烽火无警，正是太平时节。治下九州之内，有个庐州合肥县，离城十八里，地名巢父村，又名小包村。包十万生下三个儿子，包待制是第三子。降生之日，面生三拳，目有三角，甚是丑陋。十万怪之，欲弃而不养。有大媳妇汪氏，乃是个贤明女子，见三郎相貌异样，不肯弃舍，乞来看养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抚养包公近有十岁。一日，出厅前拜见父母，其父怒云：“尔此畜子！当下我要弃汝，得大嫂收养成人。我今遣汝前去看牛，休得在家里闲坐。”包公听毕，

转至房中，与嫂嫂说知父亲要着我看牛之事，眼泪汪汪，自叹：“我如此命薄！二哥俱得做好人，只我与佣工的一般。”其嫂劝之云：“三叔只可忍耐。古人未遂之时，亦有贩牛自守者，后来却做到三公地位。既是公公有遣，只得欢喜领受。”包公听嫂嫂言语，收泪谢之。

又过二三个月，正是新年时节，包公入房中见大嫂。借件新衣服着了去拜年。嫂问：“三叔要拜谁人年？”包公云：“正要问嫂嫂，当先拜谁？”教之出厅上，先拜父母，后拜二兄。包公欢喜，依教出厅上，拜毕父母、二兄，就在厅上同饮新年酒。至三四巡，太公于席上吩咐，着令：“大郎去亲戚远处还礼，二郎去邻居近处还礼，三郎换了衣服，前往南庄使牛，直待水田耕得完了，方许回来。”吩咐毕，大郎、二郎各去不顾，只有包公烦恼，独自一个将牛来南庄耕水田，自嗟自叹，不觉困倦，睡于田塍上。

原来包公是个好人，自然有神明来助他。本处地祇，一伏时间将水田尽数耕毕。包公睡醒起来，见牛息于塍上，水田皆耕毕，暗思：“此必是大嫂怜我辛苦，密地使人来耕完去了。”言罢，收拾犁具回家。

行到中途，遇着个算命先生，见包公作揖云：“烦问往庐州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包公云：“尚有二百八十里。”先生见包公形状特异，与人不同，暗想：这人有贵相。因问云：“君是何处人氏？敢乞贵造一看？”包公答云：“小可庐州离城十八里巢父村人氏，父亲遣令南庄耕田，只是佣工人，有甚好处？无钱算命，免劳先生看。”先生笑云：“你教我路境，不要命钱，且说来看。”包公乃云：“贱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时生。”先生遂起了

八字，看毕大惊云：“郎君之命，辛卯年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时有四个辛卯，三十二上发科，后去官至学士，后为龙图阁待制，故人称为包龙图，乃大贵之命也。可贺，可贺！”包公听罢，应云：“莫非我无命钱，先生故来取笑耳？”先生云：“我写在书上，待郎君富贵得来相望。”包公云：“我只有一条手巾，与先生为表记，久后果如公言，当得重谢。”先生接取手巾，谓包公曰：“你看前面又有一个先生来。”包公回头看时，不见人来，那先生化一阵清风而去。包公惊叹道：“原来这先生不是凡人，乃是神人来与我推命也。”心中暗喜。急忙回家见嫂嫂，笑容可掬。

其嫂见三郎面有喜色，心中疑怪。正是：

人门欲问荣枯事，观见容颜便得知。

那贤嫂问：“三叔每日归来只是烦恼，今日莫非拾得奇珍异宝，如此欢喜？”包公直与嫂说：“南庄耕田回来，遇着一算命先生，推我有大贵之命。我不信，回头失那先生。知是神人，决无虚言。我故欢喜。”嫂听罢，乃云：“叔既后有好事，何不发奋读书，以成其名？”包公云：“父母见憎，哪得资本读书？”嫂云：“叔若肯读书，资本一一承办，不须挂虑。”包公曰：“贤嫂既发心如此，久后成名，当报大恩。”包公退转庄下。

次日，汪氏着家人抬轿子直去南庄书舍见董先生，进上礼物，具言要送三郎来从师读书之事。董先生欢喜领受。嫂命三叔拜见董先生毕，汪氏云：“三郎尚未有名字，烦先生代取一个表德。”董先生思忖半晌，乃云：“唤做包文拯可好？”汪氏云：“此名实相称。”一时间先生家人抬过午饌相待，着汪氏、包公一边在席饮酒。酒至二巡，嫂于席上云：“叔既读书，亦能吟诗否？”包公起身答云：“未读书时，已曾与朋友相会，亦能吟得

几句。”董先生就指木墩为题，令包公吟诗。包公随口吟云：

钢斧伐来物便成，虽然微贱有高名。

若还把他提掇起，社稷山河一掌平。

董卿听罢，乃对汪氏云：“令叔之作，天下奇才也。何愁不成名乎！”嫂亦欢喜。董先生见包公生得丑陋，令学生去后园拔一株松树来席间，道是蓬蒿，着包公吟诗。包公自忖：他将我比作蒿草。乃应云：

松树低低未出形，先生比作蓬蒿人。

若还一日身通泰，可作擎天柱栋新。

董先生喜云：“郎君好气象！必为擎天柱人也。”酒罢，汪氏辞去，包公自在庄上读书。不觉二年，正是：

窗下三冬经史足，胸中义理已精通。

一日，包公闻说朝廷开科取士，便辞董先生回家见嫂道知要去赴科取试。汪氏欢喜，即打点盘缠与叔起行。次日，包公先出厅上，道知父母要去东京取试。当彼父母颇知其在南庄读书，汪氏为之支持得就乎学，及闻其要去赴试，父母、二哥齐笑其痴，亦不管他。包公径来拜知嫂嫂，吩咐毕，挑上行李，望东京进发。是时正遇三月天气，风和日暖，恰好前行。常言：

雁飞不到处，人被利名牵。

话说包公独自一个，于路上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又是数日。忽日贪行几里路，天色将晚，前后无店舍。正在无奈处，抬头见一座古庙，包公进入廊下。看牌额乃东岳圣帝之祠。远年荒废，人迹罕到，包公只得在神案高处放下行李，取出干粮食几口。日里行得辛苦，就枕而困。将近三更时候，包公朦胧中见一判官，持簿人来，监候使者问云：“今年状元是何处人？”判

官说：“第一名是淮西庐州人，第二名是西京汉上人，第三名是福建人。”使者又问：“淮西有九州四十县，不知状元名谁？”判官答云：“是庐州合肥县小包村包十万家第三个儿子，名文拯，该他得状元。”判官道罢复出。天色渐明，包公记在心下，起来挑了行李进发。

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城。包公抬头一看，果是好个去处：人物富贵，甲第相连。曾闻道东京城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二十四座管弦楼，果不虚矣。称赏不足。未度日色沉西，欲去寻觅个店舍安身，各处已闭上房门。包公怨无宿处，在汴河桥上叹气两三声。一时惊动本处城隍，即叫使者吩咐云：“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，无人收留。你可引去烟花巷张行首家宿歇。”使者领旨，即忙来桥上，见包公正在忧闷间。使者近前云：“秀才今晚莫是无安歇处？可随吾来着，有个所在与你安歇。”包公见说，径随使者来到张行首门口，叫声开门，有小二出来，已不见了使者，只有三郎立在门口。小二引进去见张行首，因留他歇，问是何处人氏，三郎答云：“小可乃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小包村，父亲包十万，第三子，表字包文拯是也，因来京考试，日晚无投宿处，特奔贤姐宅上，权宿一宵，明日重谢。”张行首闻说，不觉泪下云：“原来是乡里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是何处人？”行首云：“我是县南张大郎亲女，因为正月上元看红灯，行至九师桥，失了伙伴，被人带到东京，落在风尘，今将三四年矣。若郎君不嫌，今宵愿结为姊弟相叫。”三郎便问：“贤姐今年几岁？”张行首答云：“三十岁。”三郎云：“你长我十岁，当拜汝为姊。”二人于灯前结拜。整上盘馔，席中各诉款曲，夜深方散，三郎于楼舍安歇。次日侵早，张行首着小侍女请三郎入厅上相见。茶

汤毕，行首云：“目今东京士子未齐，三郎可在东边净房读书，候在开试院日，则去取试未迟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言之有理。”即日收拾净房一间，与包公读书。每日茶汤，着侍女送与，十分相敬。

不觉一月光景，侍女来见张行首道云：“这几时包秀才书也不读，只是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，未知因甚事。”行首听说，即着侍女请过三郎，问其烦恼之由：“莫是我家款待不周？”三郎答云：“蒙贤姐恩爱，实无以报。近日在书馆中，不觉思起家乡。况我功名未知如何，以此忧闷，非为款待之意。”行首听罢，乃云：“偏你思量家乡，而我不念故里？出来之人，没奈何耳。你若的思家下不置，可修书一封，汴河桥上不时有人转淮西，可寄与之回去，便如亲至家乡一般，何必重思念也。”三郎依其言，即修下家书，缄封了毕。次日到桥上，等人寄去。一霎时间，忽遇个人似承差模样，来得如风送行云般紧。三郎问云：“君是何处客官？”来人答道：“要往合肥公干。”三郎云：“君既往合肥，是在下所属，烦君寄书一封，转达包家庄为幸。”其人领诺，即接却书不辞直去，好似流星赶月而行。三郎正待回去，忽于桥侧拾得一封书，类道家符牒样式，乃暗思：此必来客去得慌忙，失落此一封书。彼寻不见，必复来取，可坐此，待他来时可付还之。

却说那来客原是玉皇所遣，在东京城隍处下公文的。来到庙前，不见文牒，慌问守门神千里眼、顺风耳：“这公文从哪里失落？”二神告之云：“乃是尔代顺带家书白衣秀才拾得，今在桥上等你，可火速取来。”使者听罢，径回桥上，见三郎便拜。三郎忙扶起道：“君适去得恁紧，复回拜我，有何见议？”使者

云：“误失了一道文牒，是君拾得，乞还我而去。”包公云：“果是我拾得，若肯开与小生看是内中说甚事，便将还你。”使者云：“此文牒不可拆开看，恐漏泄天机，得罪不便，乃上帝送与城隍处开的。”包公听罢，说是上帝来的文牒，坚意要看，云：“不肯开看，难以还汝。”使者没奈何，只得拆开封头与看。内中不说别事，单写今年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姓名也。包公看见他名是状元，不胜欢喜。（按国史本传，包公乃是天圣五年进士，此说是状元，小说之记也）付还天使而去，不提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仁宗皇帝自承位以来，亲近大臣，庶政条理，天下太平。一日，在宫中夜得一梦，侵晨设朝，聚文武问之。阶前走出黑王太师，红袍拖地，象简当胸，奏云：“不知陛下所梦何事？”帝曰：“寡人夜来梦到庐州搭船，船上有一金斗，斗底有一包文字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太师奏云：“此梦乃大吉之兆，当为陛下称贺。”仁宗曰：“何见得是吉兆？”太师云：“陛下到庐州者，关中有一庐州；船上有金斗，郡唤作金斗威；斗底有一包文字，主开南省时，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来赴试考中，与国家文明之象也。”帝闻奏乃曰：“卿此言亦有理。”是日朝散。未数日南省试罢，进士殿试，及传胪之时，第一名状元及第，乃庐州合肥人姓包名文拯也。仁宗大悦曰：“朕之得梦，真不偶矣。”即日下敕状元于杏花园赐宴，游街三日。及待文拯趋朝谢恩，御笔亲授为定远县知县。文拯得官而出，转至烟花巷张行首家报知。行首不胜欢悦，把盏接风。文拯云：“且幸忝高名，又得除授知县之职。当初父母量我不会有官，岂知今日有此好事。特辞贤姊同小二回去，省侍父母，且看如何相待于我。”行首云：“既郎君已中高选，如何不回报与父母得知欢喜？我着小二同你

还乡。”文拯甚喜，即日拜别行首，与小二出离东京城。吩咐将幞头服带官凭，藏在笥中，只妆作平常人而归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东京当日开榜后，公人寻夜前来包家庄报信，直至厅前，见太公声诺。太公本是庄家，初未识公吏，一见之大惊，走入庄后，叫声：“有强人来。”其大媳妇汪氏听得，急出视之，乃是公家来的，便问：“从何差遣？”公家答曰：“新科中了状元包文拯，说是本处人，特来报喜，不是差遣。”汪氏闻报，笑容可掬，人见太公道云：“吾家有好事，三叔已中状元及第，公人来报喜信，何用惊疑？”太公笑曰：“三郎自小不曾读书，官从何处来？”汪氏答以：“从董先生学。日前有信来道又得东京乡里张行首勉励读书，已得中选，果是真矣。”太公大喜，方出厅前，接待报信之人。

过数日，太公着人去赶回二大郎，一在庐州开大店，一在南京买色物。不日二大郎俱回来，拜见太公毕，太公道：“你二人只好守富，倒不如三郎读书，已得功名也。今报信人才与犒赏而去。”二郎闻说，笑曰：“爹爹好不忖量，被人骗去银两。三郎是个呆子，未曾读书的，哪里有官？他只因在外欠主人钱还不得，故装此计，诈称及第，得图些赏钱去均分而已，何可信他？”太公顿思良久，乃曰：“汝二人之言果是，却被他骗去银两。”因出下招贴：“有人捉得三郎来见者，赏钱一百贯。”使庄客各处贴去了。

却说文拯与小二在路上将及半个月，望家下不远，文拯云：“此去王太公舍只有十里远，是我庄所，且去安歇一宵，又作区处。”小二挑着行李，来到王太公门首，乃一更尽，便叫开门。太公儿子王五出来看时，却是主人呆子，领一人在门首，连忙

人告太公道：“有一百贯钱来我家也。”主公问：“如何有一百贯钱来我家？”王五道：“他父亲出下招，赏钱一百贯捉呆子。今来门首，捉去请一百钱赏。”王公听罢，骂道：“畜生！他是主人，又况其大嫂甚贤，哪里有赏钱与你！待我起来迎接他人来。”王公出得门首，见文拯便拜。文拯连忙扶起，同入庄上坐定。王公将其父出赏钱要捉三郎之事说知，文拯笑云：“正是欠东京店主人钱米，今同小二回来取讨。”王公道：“主人今且在我家安歇，明日回去与大嫂商量，勿使太公得知便了。”道罢，即具酒馔相待，至半夜各就歇息。

次日，文拯辞却王公，与小二回家，从后花园叫声：“嫂嫂开门。”汪氏听知是三叔声音，连忙开了后门，见包公衣衫蓝缕，如贫困者一般，乃问：“日前有报信来家，道叔已中高选，如何恁的回来？”文拯答曰：“蒙贤嫂作成，去得迟了，东京科场已罢，功名没分。今少店主人钱米，着小二回来取。”汪氏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入家中商量，休教父兄得知。”文拯与小二进入舍中坐定，乃对嫂道：“烦讨些饭来与我吃。”真是好个贤德汪氏，听说即入厨中安排点心去。文拯把箱中绿袍、象简、纱帽，尽放于大嫂闺中。一伏时，其嫂办到酒馔，与包公食毕。乃问云：“三叔欠店主人钱多少？”包公云：“欠三百贯。”汪氏道：“公公与二哥发怒，出赏钱正要捉汝，且休在家。明日南庄有五十人割麦，你去监收割麦，待我措置钱本三百贯，却送你去还店主人。”包公拜谢嫂嫂。次日侵早，过南庄割麦。二人行半里路，包公先打发小二回东京，自去南庄割麦。将近晌午，忽有一伙公人来到，因问：“包知县家住哪里？”文拯已自知了，故意指前面：“大宅房子便是。”公人径奔前来寻问包太公家。太公见

了一伙公人，忙走入厅上大叫：“强人又来！”汪氏出来看时，即是一起差人。因问：“从何而来？”差人答道：“东京及第包文拯，除授定远县知县。我等是来接知县赴任的公差。”汪氏听罢，入告太公知之。太公怒道：“日前正是你说有报信人，费我三百贯赏钱，今日又来哄我。适有人说呆子在南庄替人割麦，不要理他。”将门紧闭上。

公差人不识知县下落，复来田间问包公：“若教我等知县住址，把些酒钱与你。”包公道：“主人要我割完麦方得去。”公人道：“我大家与你割麦，可领我去。”包公云：“如此则许。”差人一时将麦为之割完，欲着包公引教其路。包公云：“尚容来日引你等去。”公差为首二人大怒，拳拳就打，得田间众人劝了。包公乃领差人往前门进，自从后花园入嫂嫂房中，取出冠带，服毕出厅上。二十四个远接人纳头便拜。包公望阙谢恩，请过父母、大嫂来相见，人各愕焉。包公乃对父母道知得官之由，父母方知是真，嗟呀不已。包公唤过差人云：“你等识包知县否？”公差人见是割麦之人，各各请罪。包公问：“哪个是首领？”公人复是董超、薛霸。包公云：“用拳拳我者是你二人，令捉下打三十大棒。”众人正待行刑，大嫂听得来劝云：“贤叔未上任，何可便打公人？适间不认叔是贵人也，可赦其罪。”包依其劝乃止。一时，众亲戚乡里都来称贺，太公设筵席相待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包公出厅上，吩咐公吏道：“你等且先回去，待我安排行李即来赴任，公吏不须等待。”众领诺，各拜辞先回，不提。

只说包公择吉日拜别双亲、兄嫂，遂登程而去，不与人识是知县，依然挑取这席篓，作贫寒之态。迤迤行到定远县，见东门外有多少伺候人，一百二十行及公吏等并来远迓。诸吏见